



红 朝

· 上 ·

祝 自 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红 潮

(上)

祝 自 明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7年2月第1版

1977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3·84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人民游击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四七年初，为了粉碎蒋介石反动派向我陕甘宁、山东解放区东西两侧的重点进攻，我华东地区主力部队在苏中苏北打了七战七捷等大胜仗之后，大踏步地进行了战略撤退，并留下一批干部，“在暂时被敌占领地区，发展地方武装，坚持游击战争，保护群众利益，打击反动派活动”。小说中的主人公耿勇等人留下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深入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并密切配合内线工作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，机智勇敢地开展了镇压叛徒、抗丁抗捐、炸毁碉堡、截夺敌人武器弹药、破坏公路桥梁，掐断敌人运输的咽喉要道，以及粉碎敌人“全面清剿”，拔除敌人据点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，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，配合了战争全局，迎来了我主力部队全国规模的进攻，迎来了解放全中国的斗争高潮。小说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斗争生活，着力塑造了耿勇以及宋惠珍、刘竹春、二嫂子、童强、郭长胜等无产阶级英雄的光辉形象，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。

小说战斗气息强烈，故事情节生动曲折，富有地区特色。

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。

引 子

一九四七年三月初，黑云罩着的天，阴森森，凄啸的风，吹得大地寒惨惨。好端端的天气，骤然变了。

蜿蜒蟠曲的扬子江，浑黄的江水向大海倾泻而去，寒风吹拂着江面，激起滚滚的浪涛，冲击着江面上为蒋家王朝打内战在担任巡弋和运输任务的军舰、炮艇。在这些军舰、炮艇上，有的挂着米字旗，有的挂着星条旗，还有的挂着狗牙旗，它们在这汹涌澎湃的风浪中，活象一只只黑色的甲虫，颠簸摇晃，不敢接近硝烟弥漫的北岸一步。

在北岸一片芦苇滩边，站着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，他名叫耿勇，穿一件灰色大襟棉袄，围一条土青布半新旧围裙，腰里扎一条宽皮带，皮带上插一支乌光锃亮的二十响卜壳枪。他个子高大，身材魁梧，肩宽背厚。正举着粗大的右手在额前搭着凉棚，紫黯色的方脸盘上，一双刚强坚毅的大眼睛射出严峻而又仇恨的光，不停地向那些疲于奔命的军舰、炮艇眺望。然后狠狠地将搭凉棚的手向下一甩，嘴里迸出一句话：“哼，别疯狂，总有一天要闹得你们底朝天！”

“耿指导员，情况变啦，敌人在大木桥增加了一个班。”

倏然间，从芦苇丛里钻出一个脸色白皙，还带点孩子气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。他带着为难的表情，向耿勇报告了自己侦察来的情况。这个青年人名叫童强。

“敌人突然在大木桥增兵一个班？”耿勇转过身对着童强，眉头皱起了个大疙瘩，重复着童强的话问了一句。这时，他的手把枪柄握得更紧了，然后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，他就是增兵一个连，也要设法把大木桥烧掉！我们有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决不能让敌人从马驮圩运走一粒炮弹！走，到芦丛里和高直、朱三商量商量再说。”

童强紧跟着耿勇，两人一齐钻进芦苇丛。

“耿指导员，怎么，能动手吗？”在芦丛里等得有点性急的高直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穿一件学生蓝对襟棉罩衣，鼠灰色人字呢的裤子，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绽。他手里提着个白粗布口袋，口袋里装着个方形的煤油桶。见耿勇和童强进了芦苇丛，忙迎上来问。

“情况变啦。走，我们研究研究再说。”耿勇边走边走，来到了手里提着个布包裹和一根手杖的青年人朱三跟前。他按了按从地上站了起来的朱三，和大家一起蹲在潮湿的芦滩里，听童强详细地汇报新侦察来的敌情。

枯萎的芦叶被风刮得沙沙作响。滩边光秃的树枝，也不住地摇曳着。长江里的浪涛，拍打着沙滩，送来有节奏的哗响，只有芦滩里围着的四个人，心事重重，默不吱声。

耿勇他们四个人的任务，是要烧毁通往马驮圩据点这条公路上的大木桥，掐断这条公路，不让敌人把马驮圩囤积的一批炮弹运往苏中前线。夜间敌人岗哨森严，难于接近桥头。前几天白天，大木桥上除了两个流动哨之外，再没有布防什么兵力。因此，他们才选择在白天来下手。然而，事出意外，眼下敌人在大木桥加强了防备，突然增加了一个班的兵力。

“这说明在马驮圩的这批炮弹，很可能今天就要启运。”耿勇听童强报告敌人突然在木桥增加兵力的情况后，迅速地作出了判断。

高直听耿勇这么一说，拿起一根芦苇一抛两断，急得说不出话来。朱三则摘了一片芦叶放在嘴里狠狠地嚼着。童强眨巴着那双机灵的黑眼珠子，望着耿勇紫糖色的方脸盘，希望他尽快地拿出决策来。

风在呼啸，浪在喧哗，芦苇在沙沙作响。

突然在风浪声中传来得、得、得……的马蹄声。耿勇侧耳细听：马，除了马驮圩据点里的敌人有马，谁会骑马到江堤上来呢？他转过身对高直和朱三说：“你们稍等一会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说完，就和童强一齐钻出了芦苇丛，来到高高的江堤边，向西一看，只见堤岸上有一匹枣红马，驮着一个穿便衣的敌人，向这边飞驰而来。

“快掰根粗树枝挡在路上，把马拦下来！”耿勇一边命令童强，自己先拽住江堤旁边一棵柳树低垂下来的树枝，童强也过去拉住另一根枝头，两人同时用力向下一拽，只听“咯吼”一声，两根小碗口粗细的枝枝桠桠的树枝，从树干上断落下来。耿勇和童强迅速地把树枝拉到江堤上，拔出枪，隐蔽在芦苇丛中。

那匹枣红马，从高高的堤堰上，向这边飞驰而来，奔到有障碍的地方，突然紧勒缰绳，那马前蹄腾空，发出一声惊悸的嘶叫。骑在马背上的家伙，只得从马上滚下来。

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不等敌人弄清是怎么回事，耿勇和童强的两支枪口早已同时对准了敌人。那家伙一看形势不妙，调转马头，翻身上

马，正想逃跑。耿勇眼快，一跃跳上去抓住了马嚼辔，枪管子在那家伙腰里捣了捣，命令道：“下马，否则一枪送你上西天！”

“哦……”那小子看看无法逃脱，又滚下马来，卑躬屈膝地喃喃着，嘴里也不知说了些什么。

耿勇夺过他的枪，手里的二十响卜壳枪点了点他，问：“你到这边来干什么？”

“买，买鱼。”那家伙战战兢兢地不敢说抢鱼。他瞟了耿勇一眼又说：“朱，朱区长要、要……”

“说老实话！”耿勇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，把他拉下江堤，威严地又追问了一句，“说，买鱼干什么？！”

“哎，是，是今天，上边有，有汽车来……”

“上边来汽车干什么？”

“来，来……”

“你想活就老实说！”

“来，来，主要是……”

“主要是运炮弹！”

“对，对，运炮弹。啊，你们晓得啦？”

耿勇见那家伙吞吞吐吐，便狠狠地揭了一句。那家伙看无法隐瞒，脸吓得煞白，急忙欠了欠身子继续说道：“既然你们全晓得了，我就照直说吧。今天汽车来运炮弹，朱区长有点私货让他们带进城，因此让我出来弄点鱼请客，这都是实话……”

“大木桥今天增加一个班看守，就是为了运炮弹？”

“对，对，朱区长怕，怕你们共产党破坏大桥，这批炮弹运不走，他的私货也卖不出去。”

耿勇没追问什么私货，只紧一步问道：“守桥的这个班班长姓什么？”

“姓陆……”

“到底姓什么？”

“咳，是姓陆，他叫陆大庭。我要是说一句谎，你立刻枪毙我！”

“好吧，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你既然说的都是老实话，今天就饶了你。待会儿你回去告诉朱顺郎，共产党决不会让他在这块地方为非作歹，决不会让他从这个据点、这条公路上运走一兵一卒，一枪一弹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“不，你必须照我们的话说！”童强的枪口在那人前面晃了晃，补充地说：“你告诉他，耿勇就在据点周围，随时随刻都会登门拜访，他朱顺郎的脑袋是个铁的，我们也会把他一劈两半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那家伙大约是久闻耿勇大名，却未曾见过耿勇的面，于是他认真地看了童强一眼，暗想：你大约就是耿勇吧，听听名字怪怕人的，……但他又朝耿勇望了望，更是吓得颤颤栗栗，“哦，我一定照、照说。”

耿勇向站在一旁牵着马的童强挤了一眼，撇了撇嘴说：“你同他换一换衣服，我们让他先受点委屈。”

童强把马缰绳交给耿勇，脱下身上显得有点大的破棉袄和补了补丁、卷起裤管的棉裤。耿勇再把枪口朝那家伙指了指说：“我们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用你这套衣服。你衣袋里有东西可以掏出来！”

那家伙顺从地从上面小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，又从右边

衣袋里掏出一把伪币，脱下身上一套粗呢服和头上的罗宋帽。耿勇掏出一根绳子，把他的手反绑了起来，拉到芦丛里缚在一棵树上，再用绳子把他的两条腿捆在一起，嘴里塞了块破布，然后命令似的说：“告诉你，只许你老老实实，不准你乱咋呼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那家伙不知耿勇要干什么，只是唯命是从地点着头。

耿勇把这边安顿好，迅速地钻出芦苇丛，看到童强已换好了衣服，说：“童强同志，你骑上这匹马，到大木桥那边去，传达朱顺郎的命令，叫那个姓陆的班长把一班人带到据点帮助搬炮弹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是！”童强完全理解耿勇的意图，乐滋滋地答了一声，学着敌人传达命令的腔调说：“陆班长，汽车马上就到，朱区长命令你立即把人带回据点帮助搬炮弹，这边留两个弟兄放哨。马上执行，越快越好！”

耿勇满意地过去拍了拍童强的肩膀说：“嗨，想不到你过去当警卫员学会了骑马，今天又用上这套本领啦。”

童强笑了笑，孩子似的稚气的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，穿着那套似乎有点大的粗呢服，正准备翻身上马，耿勇却把他拦住了：“为了防止敌人识破，你不要下马，传达完命令立即离开，然后先到联络地点向鲍书记汇报。”

童强点了点头，再一次准备上马，耿勇又把他拦住说：“你先在芦苇滩里待一会儿，因为你骑马走得快，让我们先走，到大木桥去着手烧桥。”

童强把马拉进芦苇丛等着。耿勇来到高直和朱三隐藏的地方，高直首先迎过来问：“怎么样，现在就下手？”

“现在就下手。”耿勇点了点头答道，“刚才我们缴到

一匹马，小童化妆敌人去把守桥的敌人一个班调开，我们先
到桥旁边那块大竹园里去，见机行事。现在分头出动。高直
你先走一步。”

“行。”高直答了一声，提起布口袋，钻出了芦苇丛。
口袋里发出咯当咯当的铁皮桶响声。

“朱三，你到那边设法准备两捆稻草。”耿勇转过身向
朱三交代了一句。

“好，笃定办到。”朱三也兴冲冲地提着个布包裹和一
根手杖，第二个钻了出去。

等了片刻，耿勇悄悄地离开了芦滩，来到高高的江堤
上，向北眺望一会。只见苏中平原上，一个个村庄，一条条
河流、港汊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。村子里一幢幢简陋的草
屋，排排节节，装嵌在光秃的树木和茂盛的竹林之间。啊，
这里的景色，真可谓独具一格。你看，那停泊在河港里的木
船，大的小的，桅杆似林。

耿勇站在堤堰上，看看周围没啥动静，便迅速地走下圩
埂，向预定的地点奔去。

轰轰轰……

耿勇离开江堤不久，江面上巡弋的军舰、炮艇，突然向
江北静谧的土地上开了炮。顷刻间，江北平坦肥沃的田野
里，村庄中，升起一团团烟柱，弥漫着罪恶的烽烟。耿勇停
步倾听了片刻，“嘿，又是无目的地乱咋呼”，说完又上路
了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到现在已经打了八
个多月。八个多月来，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，除了政治上经
济上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外，在军事上由于战线拉得太长，

兵力不足，在整个战场上落了个步步挨打的局面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他只好重新部署，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，改为向山东、陕北——解放区东西两侧重点进攻。

苏中解放区，是蒋介石向我山东重点进攻的咽喉，这里与京沪铁路隔江相望，南京、上海就在它的东西两侧。蒋介石把这个地区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看成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决心先吃掉她才解恨。因此，他调集了匪四师、二十一师、四十九师等共九个旅的兵力，再配上保安队、还乡团，在泰州至海安一线以南进行“全面清剿”，妄图控制这块咽喉之地，开辟一块向山东进攻的前沿阵地。

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，赢得战争的胜利，打从我主力部队在苏中、苏北地区打了个七战七捷和宿北等战役之后，便主动作了战略转移。现在，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对我苏中泰州至海安以南之南线进行“全面清剿”了，我留在这里的一部分主力部队，便把地方部队和部分群众，及时地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北撤了，跳出了敌人的“全面清剿”区。因此，苏中泰州至海安以南，包括太兴、靖江、如皋等几个县暂时被敌人占领了。但是，我们党并未就此放弃这里的斗争，自从主力部队、地方部队、干部和部分群众撤到北线以后，南线留下了少量斗争经验丰富的县、区、乡干部，和一部分部队的骨干，遵照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，加强党的领导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，发展地方武装，坚持游击战争，配合前线，打击敌人，保护群众利益，收复失地，重建政权。

因此，单就苏中总的形势来说，泰州至海安一线以南，就成了我们的游击区；以北，由苏中的北部，苏北的全部，直至陇海路这块地方，还有我部分主力和地方部队集结在这

里，敌人又调集了大批兵力，和我争夺这块地盘，成了双方必争之地，这里就变成这个局部地区的前线。

敌人暂时占领了泰州至海安一线以南之后，这一带地区，斗争形势越来越尖锐复杂了，逃亡的地主、恶霸组织的武装——还乡团，在敌正规军的支持下还了乡，并在各重要村镇、港口、交通要道设置据点，赶修联络公路，编保甲，建立十甲联环保，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中被斗争过的地主、富农，也乘机向贫雇农反攻倒算，逼租逼债，一时甚嚣尘上，得意忘形起来。

离长江只有四五里路的北岸，有个叫马驮圩的村庄，这里向来是通往苏中、苏北各重要城镇的水陆码头。马驮圩北边三五里路的太三圩，有个大恶霸地主叫朱顺郎，他领着一帮土顽还乡后，在马驮圩设下据点，还将一条被毁掉的公路加以修复。他们暂时占领马驮圩之后，在一段时间中，因为没有碰上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的袭扰，胆子越来越大，三三两两地出据点烧杀抢掠，敲竹杠，勒索钱财……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由于这地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县、区、乡干部不多，他们为了积极地发动和组织群众，更好地打击敌人，煞住敌人的嚣张气焰，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党组织暂时转入秘密活动。

敌人控制马驮圩这个水陆码头的目的，是打算把马驮圩变成一个向苏中、苏北前线转运兵力、粮食和各种军事物资的转运站。朱顺郎还乡之后，据点虽然尚未修好，公路倒是早就通车了。目前首次运达马驮圩据点的是一批炮弹，由于前几天运输的车辆无法周转，暂时囤积在这里，待机运往苏

中、苏北前线。

耿勇原来在仁东乡任乡指导员。这个乡很大，方圆几十里，包括马驮圩、长岛圩、江猪圩、沙滩圩、兴一圩、兴五圩等二十几个圩，属于大河区。敌人进攻之前，上级把他调到区上工作，正当县里要调他到另一个区——东乡区任副区长的时节，敌人来了，事情就搁下了。为了游击战争的需要，县、区挑选了一批优秀干部留下坚持斗争，耿勇就是被留下的许许多多干部中的一个。

耿勇被留下之后，仍然在大河区里工作。这天，他接受了烧毁马驮圩据点东北边四、五里路的一座重要桥梁——大木桥的任务，便和县独立团因病留下的警卫员童强，准备好了烧桥用的煤油和化妆用的衣具，连夜赶到仁东乡，找了江猪圩刚从上海失业回来的工人高直，以及长岛圩的贫农积极分子朱三，准备在夜深人静时下手。不料夜里敌人戒备森严，他们只好潜藏在江边芦滩中，等到白天再伺机行动。

“怎么，等急了吧？”耿勇来到一块茂盛的竹林深处，对着笑盈盈地向他迎来的高直和朱三关注地问道。

“我们刚到不久。”高直答了一声，“马上就下手吧？”

“走，到那边看看动静再说。”遇事细中过细的耿勇领着他俩，悄悄地来到竹林的尽头，藏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向前方窥视着。放眼望去，只见前面不到半里路的地方，一条灰白色的公路伸向远方。眼前一条大河，把公路拦腰切成两段，河上有一座四、五丈长的大木桥又把公路连在一起。桥的南侧，有一幢碉堡式的瓦屋，屋子门前，不断地有背枪的土顽——这里的老百姓称国民党正规军为洋顽，地方保安队、还乡团为土顽——出入。在那两旁有木栏杆的桥上，两

个土顽正端着枪，耀武扬威，咄咄逼人地来回走动，检查过往行人。

不一会，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公路上尘烟飞扬，一匹枣红马，向北驰骋而来。到了离桥南那个碉堡式的瓦屋十来步的地方，突然勒住了鞍辔。马背上坐着一个穿一身粗呢服、戴罗宋帽的人，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咋呼了一阵，然后调转马头，转过脸朝屋子里叫了两声，又策马纵辔，扬长而去。

眨眼工夫，十来个土顽，在那幢瓦屋前列好队，快步向南奔去。桥上只留下了两个哨兵。

高直和朱三，欣喜地相互看看，然后四只眼睛一齐转到耿勇脸上，只见耿勇严峻镇定，不动声色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大木桥出神。

“该下手了吧？”朱三征询地问了一声。

“慢。你们听。”耿勇左手摇了摇说。

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从远处传来。不一会，公路上出现了五辆十轮的大卡车。汽车开到桥头，嘀嘀呜呜地吵叫一通，很快过了桥，从他们眼前驶过，扬起漫天的尘土。

“来！”耿勇轻轻地叫了一声，领着两人缩回竹林深处。他先解开布口袋，提出一个煤油桶，又从布包裹里拿出一件天蓝色缎料子长衫和一个礼帽。接着解下皮带和围裙，又将皮带扎在棉袄上，再穿上长衫，戴好礼帽，把二十响卜壳枪倒插在皮带上，从长衫衣袋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，说了声：“听到枪声你们就上。”说完，他提起手杖，急匆匆地钻出了竹林。

不久，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手里提

着根文明棍的人，摇摇晃晃，蹑蹑跚跚，大大咧咧地向大木桥走着，走几步手里的文明棍甩一甩，看那神态，不是个浪荡公子，也是个阔少爷。

两个土顽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姿势，他们横背着枪，一边一个，倚在木栏杆上，注视着这个穿着阔绰的人。穿长衫的那个人很快走到桥头了。倚在左边的一个突然摘下枪，端在手中，大声吼叫道：“喂，干什么的！？”

“嘻嘻，没事干，逛逛马路。”穿长衫的人嘻皮笑脸地答道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不许动！”倚在桥栏右边的敌人这时也帮腔咋呼起来。

“他妈的活见鬼，老子逛马路也碍你们的事！”穿长衫的人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向前走去。

两个土顽没唬住穿长衫的人，听到顶回来的口气挺硬，生怕惹事生非，急忙收起枪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嘿嘿，朱区长有命令，今天上边派汽车来运炮弹，这大木桥一定要严加把守，预防共产党钻空子……啊，耿……”

先摘下枪的那个土顽陪着笑脸絮絮叨叨地说到这里，当他看清走到他跟前的穿长衫的人原来是耿勇的时候，失惊地只叫出一个“耿”字，吓得连话也说不下去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耿勇不等敌人还魂，“呼啦”一声早把手杖横扫过去，正打在敌人的鼻梁正中，那家伙应声倒在桥上，右边那个土顽正想还手，也早被耿勇一枪结果了性命。

两个土顽，一个被打死，一个被打昏。耿勇这时迅速地转过身向桥北竹园方向一看，只见高直和朱三，一个提着煤油桶，一个抱着稻草飞也似地奔了上来。乘这空隙间，耿勇

拿起被打死的敌人那带刺刀的长枪，在昏倒的家伙身上捅了几刀，又缴下了他的武器和弹药。

“嘿，干得真快当！”

“太好啦，好极啦。”

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地赞叹着。

“快，你们俩把枪背上，把稻草铺在桥面上，浇上煤油！”耿勇挥了挥手，指挥他俩立即行动，于是，高直、朱三分别奔向桥南桥北铺稻草，耿勇提着煤油桶飞快地往稻草上浇煤油，随即下达命令：“点火，点完火马上撤！”

当高直和朱三两人敏捷地每人背着一支枪，在桥北点燃火，飞奔离开的时候，耿勇在桥南早已“咔嚓”一声擦着了火柴，引燃了浇满煤油的稻草。顿时，桥头南北冒起了浓烟烈火。“撤，快撤！”耿勇看看一切顺利，将长衫的下摆向腰里一捆，领着两个刚武装起来的人，风驰电掣般地向竹林奔去。

进了竹林，三个人还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回头向桥上望去，只见火趁风势，从桥两头向中间燃烧，不一会就合在一起，整个大木桥变成了火海。

“耿，耿指导员，没想到这两个家伙刚才还耀武扬威，一刻工夫就送他们上了西天。”高直说。

“刚开始时，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对付两个不好下手呢，没想到你干得这样顺当。”朱三乐滋滋地说。

“缴获来的武器弹药你们先保管好，不久民兵一组织起来，就要用上啦！”耿勇指着高直和朱三手里刚缴来的枪说。

“耿指导员，我们有点想不通，苏中这块地盘，是我们

经过八年抗战，从日本鬼子手里夺过来的，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反动派呢？”高直看了看手里的枪，又望望耿勇。

“是呀，蒋介石不抗战，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，抗战胜利了，蒋介石却来抢胜利果实，发动打内战，烧杀抢掠，我们老解放区的老百姓心中又是气又是恨，可我们的军队为啥不同他干，老是撤退呢？”朱三脸上也显出不解的神色。

耿勇见大木桥的火越烧越旺，简要地说：“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们的撤退，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退是为了进。拿今天烧大木桥来说，要是直截了当地同敌人硬干，不但桥不能烧掉，自己还会吃亏。撤退也好比我们退到芦苇滩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想好计谋，方能狠狠地打击敌人。”

耿勇几句话把高直和朱三思想上的疑团解开了，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微微笑、点点头。耿勇立起身子，整理衣具准备走，朱三恋恋不舍地望着耿勇，感叹地说：“耿指导员，你要是能回到我们仁东乡来就好了。”

“对，耿指导员，我们都盼望你回仁东乡同我们一道坚持斗争。”高直抚摸着枪，眼盯住耿勇，恳切地要求道，

“你晓得吧，我们仁东乡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希望你回来的。”

“是呀，你要是回到仁东乡来，朱顺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。”朱三附和地又说了一声，向耿勇建议道，“耿指导员，你再向上级请求请求吧！你看，要是没有你，那能烧掉这座桥？而且，还缴到两支枪呀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们豁上性命跟着你同敌人干。”

耿勇换下长衫，朝他们俩瞟了一眼，深情地说：“干革